

書叢本基學國

書全公成文王

(上)

著仁守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書全公成文王

(上)

著仁守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 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二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脩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之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歛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稷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旣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廐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因亦可以見矣。惟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

有知。雖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視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誦。誦其一言而已足。叅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旣宏。猷爲不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効。閩粵之箚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霄。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新 建 侯 文 成 王 公 小 像

王 文 成 公 全 書 一 序 目



孰百夫子之形。孰傳夫子之神。形有涯而有盡。神無方而無垠。孰亡孰存。孰疎孰親。萬物皆備於我而自足。聖不離于心而可馴。反身而觀。見夫炯然者。不容以毀。是謂本來面目。庶幾不失夫子之真。

門人王畿百拜贊

舜江澄祥。禹穴炳靈。良知一振。羣寐咸醒。接溫聽厲。尙及典刑。仁爲己任。勿謂丹青。

門人鄒守益百拜贊

普侍師顏。相承以心。師旣逝矣。相證以言。惟日究乎精微。見師造之淵泉。未酬師志。何以假年。懼惟日之不足。庶相屬乎後賢。

門人錢德洪百拜贊

思自孩童。卽聞至教。言詞動履。並皆心妙。學問由成。中和體効。功業所就。仁義肯要。千聖一心。良知孔竅。俯仰古今。至誠合道。

姪子正思百拜贊

翁貌不凡。翁性不羈。掀天揭地。電掣風馳。謀猷所立。固非人之所可及。而淵源所自。直擬上邇于孔尼。真當朝柱石。後世表儀。山河同誓。日月增輝。不肖垂髫。撫恤提攜。耿耿不昧。猶憶英威。

姪子正愚百拜贊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旣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旣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慙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哀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



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絲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俯膺臆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沂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度。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

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磅礴。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自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謂之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嘵嘵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闢起而異之。曰。是將奮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

知自拔於俗矣。尙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撥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尙未免於俗習焉。並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溼。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卽是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叅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人珍藏之。扁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扁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譔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培植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焉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譔

徐姚錢子洪甫。旣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子。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

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礙。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大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願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虛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閔先聖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尙亮階之志也夫。

## 刻文錄序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總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領。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計。遂趨廣信。計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領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

岡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行之說。莫不忻忻有人。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卽。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觀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滌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

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旣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尙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味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悞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



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縱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無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容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卽進見請質，故樂於而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旣沒，譬效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卽，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滌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

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槩。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賊在君側。間有以疑慮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卽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奸人之疑。先生聞之。太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住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焰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該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鳥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太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哀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

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類。非古也。者。後世侈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騖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于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千磨。斑瑕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真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真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寄客情于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既多乎。既又思之。凡物之珍賞于時者。久而不廢。况文章乎。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尙能次其月日。善讀者。尤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久菴之慮。殆或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哀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于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誌

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既成。懼讀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編輯文錄姓氏

門人餘姚徐愛

錢德洪

孫應奎

嚴中

揭陽薛侃

山陰王畿

渭南南大吉

安成鄒守益

臨川陳九川

泰和歐陽德

南昌唐堯臣

校閱文錄姓氏

後學吉水羅洪先

潞陽胡松

新昌呂光洵

秀水沈啓原

彙集全書姓氏

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豫章謝廷傑

督刻全書姓氏

應天府推官太平周 恪

上元縣知縣莆田林大黼

江寧縣知縣長陽李 爵

# 王文成公全書目錄

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卷之二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卷之三

語錄三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卷之四

文錄一 書（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己巳）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答徐成之（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辛未）

寄諸用明（辛未）

答王虎谷（辛未）

與王宗賢（辛未）

二（壬申）

三（癸酉）

四（癸酉）

五（癸酉）

六（丙子）

七（戊寅）

與王純甫（壬申）

二（癸酉）

三（甲戌）

四（甲戌）



寄希淵（壬申）

二（壬申）

三（癸酉）

四（己卯）

與戴子良（癸酉）

與胡伯忠（癸酉）

與黃誠甫（癸酉）

二（丁丑）

答王天宇（甲戌）

二（甲戌）

寄李道夫（乙亥）

與陸元靜（丙子）

二（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元靜（丁丑）

與楊仕德薛尙謙（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戊寅）

二（戊寅）

三（庚辰）

寄薛尙謙（戊寅）

二

三

寄諸弟（戊寅）

與安之（己卯）

答甘泉（己卯）

二（庚辰）

答方叔賢（己卯）

與陳國英（庚辰）

復唐虞佐（庚辰）

卷之五

文錄二 書（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二（乙酉）

- 與夏敦夫（辛巳）  
與朱守忠（辛巳）  
與席元山（辛巳）  
答甘泉（辛巳）  
答倫彥式（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辛巳）  
答方叔賢（辛巳）  
二（癸未）  
與楊仕鳴（辛巳）  
二（癸未）  
三（癸未）  
與陸元靜（辛巳）  
二（壬午）  
答舒國用（癸未）  
與劉元道（癸未）  
答路賓陽（癸未）

與黃勉之（甲申）

二（甲申）

答劉內重（乙酉）

與王公弼（乙酉）

答董灑蘿石（乙酉）

與黃宗賢（癸未）

寄薛尙謙（癸未）

卷之六

文錄三

書（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二（丙戌）

三（丙戌）

四（丙戌）

五（丙戌）

答友人（丙戌）

答友人問（丙戌）

答南元善（丙戌）

二（丙戌）

答季德明（丙戌）

與王公弼（丙戌）

二（丁亥）

與歐陽崇一（丙戌）

寄陸原靜（丙戌）

答甘泉（丙戌）

答魏師說（丁亥）

與馬子莘（丁亥）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與黃宗賢（丁亥）

答以乘憲副（丁亥）

與戚秀夫（丁亥）

與陳惟溶（丁亥）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與錢德洪黃汝中（丁亥）

二（戊子）

三（戊子）

答何廷仁（戊子）

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丁卯）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贈王堯卿序（辛未）

別張常甫序（辛未）

別湛甘泉序（壬申）

別方叔賢序（辛未）

別王純甫序（辛未）

別王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 贈周整歸省序（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別梁日孚序（戊寅）  
大學古本序（戊寅）  
禮記纂言序（庚辰）  
象山文集序（庚辰）  
觀德亭記（戊寅）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從吾道人記（乙酉）  
親民堂記（乙酉）

萬松書院記（乙酉）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乙酉）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示弟立志說（乙亥）

約齋說（甲戌）

見齋說（乙亥）

矯亭說（乙亥）

謹齋說（乙亥）

夜氣說（乙亥）

修道說（戊寅）

自得齋說（甲申）

博約說（乙酉）

惜陰說（丙戌）

卷之八



-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書石川卷（甲戌）  
與傅生鳳（甲戌）  
書王天宇卷（甲戌）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書孟源卷（乙亥）  
書楊思元（乙亥）  
書玄默卷（乙亥）  
書顧惟賢卷（辛巳）  
壁帖（壬午）  
書王一爲卷（癸未）  
書朱守諧卷（甲申）  
書諸陽卷（甲申）  
書張思欽卷（乙酉）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書朱守乾卷（乙酉）

書正憲扇（乙酉）

書魏思孟卷（乙酉）

書朱子禮卷（甲申）

書林司訓卷（丙戌）

書黃夢星卷（丁亥）

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陳言邊務疏

乞養病疏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自劾乞休疏

乞養病疏

諫迎佛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謝恩疏

給山疏

叅失事官員疏

閩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勦兵糧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議夾勦方略疏

換勅謝恩疏

交收旗牌疏

議南贛商稅疏

降賞謝恩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立崇義縣治疏

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乞休致疏

移置驛傳疏

泃頭捷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三省夾勦捷音疏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再議崇義縣治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再議疏通鹽法疏

陞廕謝恩疏

乞放歸田里疏

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再報謀反疏

乞便道省葬疏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留用官員疏

江西捷音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奏疏益王助軍餉疏

旱災疏

請止親征疏

奏留朝覲官疏

奏聞淮王助軍餉疏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處置官員署印疏

二乞便道省葬疏

處置從逆官員疏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收復九江南康叅失事官員疏

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劾疏

重上江西捷音疏

四乞省葬疏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巡撫地方疏

勦平安義叛黨疏

乞便道歸省疏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卷之十四

別錄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征勦稔惡猺賊疏

舉能撫治疏

邊方缺官薦才賢贊理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查明岑邦相疏

獎勵賞賚謝恩疏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提督南贛軍務征橫水桶岡三洞）

巡撫南贛欽奉勅諭通行各屬（正德十二年）

選揀民兵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勦捕漳寇方略牌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告諭新民

欽奉勅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兵符節制（五月）

預整操練

選募將令牌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欽奉勅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九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勦賊

搜滅餘黨牌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設立茶寮隘所

牌行招撫官（正德十三年五月）

批留兵搜捕呈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涇頭勦賊（正德十二年五月）

進勦涇頭方略

尅期進勦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

告諭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禁約權商官吏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議處河源餘賊

告諭父老子弟（正德十四年二月）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移（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案行南安等十三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六月二十六日）

寬恤禁約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六月二十七日）

策應豐城牌

預備水戰牌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勦（七月初五日）

處置行糧牌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七月十七日）

告示在城官兵（七月十八日）

告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七月二十三日）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牌行撫州府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犒賞福建官軍

釋放投首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告諭軍民

欽奉詔書寬宥脅從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告諭義安等縣漁戶

批按察司伍文定患病呈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批吉安府救荒申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南贛鄉約

旌獎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頒定里甲雜辦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議處官吏廩俸

咨六部伸理黨元亨

獎勵主簿于旺

申諭十家牌法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頒行社學教條

清理永新田糧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申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正德十五年二月）

告諭頑民（十二月十五日）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賑恤水災牌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龔元享家屬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竟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敕諭通行（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湖兵進止事宜（十月）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十月）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十二月二十五日）

犒諭都康等官男彭一等（十二月二十八日）

簡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呈

批立社學師耆老各呈（嘉靖七年正月）

義處江右諸處盜賊

批嶺西道空營防守呈（二月）

犒送湖兵

批領西道撫處盜賊呈

禁革輕委官職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四月）

按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靈山縣延帥設教（六月）

牌行委官陳近設教靈山

牌行南寧府延帥設教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批領東道額編民壯呈

裁革文移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叅政張煥奏留朝覲官呈

經理書院事宜（八月）

牌行南寧府延帥講禮

筭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筭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調發土兵（十月）

犒獎儒士岑伯高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牌行領兵官

戒諭土目（五月）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德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六月）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剿餘巢

犒勞從征土目（八月）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衛

撫恤來降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 詩

太白樓賦（丙辰）

九華山賦（壬戌）

吊屈平賦（丙寅）

思歸軒賦（庚辰）

答言（丙寅）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子亦和之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

歸越詩三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又四絕句

始蘇吳氏海天樓次鄭尹韻

山中立秋日偶書

夜雨山翁家偶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題四老圍棋圖

無相寺三首

化成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峯

蓮花峯

列仙峯

雲門峯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畫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東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鐻月

別友獄中

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因雨和杜韻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臥病靜慈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壁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獄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過分宜望鈴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宿萍鄉五雲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長沙答周生

涉湘于邁嶽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附泊既濟書事

居夷詩

去婦嘆五首

羅舊驛

沅水驛

鍾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卽事

興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謫居絕糧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觀稼

探蕨

猗猗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石

無寐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叅韻

鳳雛次韻答胡少叅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澍



寄友用韻

秋夜

探薪二首

龍岡漫興五首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老檜

却證

過天生橋

南霽雲洞

春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二首

家僮作紙燈

白雲堂

來僊洞

本閣道小雪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二首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南菴次韻二首

觀傀儡次韻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卽席次王文濟少叅韻二首

贈劉侍御二首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陸文順僉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叅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二首

溱浦山夜泊

過江門岸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閣中坐雨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霧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曉泊二首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鵝羊山

泗州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卷之二十

外集二 詩 廬陵詩六首（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尹作）

遊瑞華二首

古道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憩香社寺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降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詩次宗賢韻二絕

別方叔賢四首

白澗六章

寄隱巖

香山次韻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別湛甘泉二首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降南京大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曰仁韻

書杖錫寺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彰歸

別易仲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龍蟠山中用韻

瑯琊山中三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惟乾二首

別希顏二首

山中示諸生五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希顏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峯詩社

棲雲樓坐雪二首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尙和

與徽州程畢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灌山小隱二絕

六月五章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書扇面寄館賓

用實夫韻

游牛首山

送徽州洪倓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馮雪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題王實夫畫

贈潘給事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登閱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與郭子全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三十六首（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事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回軍上杭

喜雨二首

聞曰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贛

借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王文成公集 一 序目

又次陳惟濟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二首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贈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濟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聲叔父歸姚

示憲兒

贈陳東川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乙卯年奉勅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遇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

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書草萍驛二首

西湖

寄江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卽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用韻答伍汝真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過鞋山戲題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孤書壁

登蟪蛄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二詩弘治壬戌年楚遊時作諫次於此）

望廬山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卽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日

遊廬山開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堊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觀九華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二首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峯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雙峯遺柯生喬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文殊臺夜觀佛燈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勸酒

重遊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巖頭閑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住牧之韻二首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賈胡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王文成公全集 一 序目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歸懷

啾啾吟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再遊浮峯次韻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書扇贈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蘿石與二三子來復

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山中漫興

挽潘南山

和董蘿石菜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寄題玉芝菴

別諸生

後中秋望月歌

書扇示正憲

送蕭子維憲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六有靜齋以詩來賀次韻爲謝二首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寄石潭二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新溪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斷藤峽

平八寨

南寧二首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牙從事自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信相承相尙也詩以嘉之

題甘泉居

書泉翁壁

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修太守求雨（癸亥）

答毛憲副（戊辰）

與安宣慰（戊辰）

二（戊辰）

三（戊辰）

答人問神仙（戊辰）

答徐成之（壬午）

二（壬午）

答儲一墟（壬申）

二（壬申）

答何子元（壬申）

上晉溪司馬（戊寅）

二（己卯）

上彭幸菴（壬午）

寄楊遂菴閣老（壬午）

二（癸未）

三（丁亥）

四（丁亥）

寄席元山（癸未）

答王疊菴中丞（甲申）

與陸清伯（甲申）

與黃誠甫（甲申）

二（甲申）

三（乙酉）

與黃勉之（乙酉）

復童克剛（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丁亥）

答方叔賢（丁亥）

二（丁亥）

與黃宗賢（丁亥）

二（丁亥）

三（丁亥）

四（戊子）

五（戊子）

答見山冢宰（丁亥）

與霍兀厓宮端（丁亥）

答潘直卿

寄翟石門閣老（戊子）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寄何燕泉（戊子）

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燕候圖序（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五經臆說序（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壽湯雲谷序（甲戌）

文山別集序（甲戌）

金壇縣志序（乙亥）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平山書院記（癸亥）

何陋軒記（戊辰）

君子亭記（戊辰）

遠俗亭記（戊辰）

象祠記

臥馬塚記（戊辰）

賓陽堂記（戊辰）

重脩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玩易窩記（戊辰）

東林書院記（癸酉）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重修六合縣學記（乙亥）

時雨堂記（丁丑）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澹河說（乙酉）

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南岡說（丙戌）

悔齋說（癸酉）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壬戌）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龍場生問答（戊辰）

論元年春壬正月（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諭俗四條（丁丑）

書遙祝圖（戊寅）

書諸陽卷（庚辰）

書陳世傑卷（庚辰）

諭太和楊茂

書樂惠卷（庚辰）

書佛郎機遺事（庚辰）

題壽外母蟠姚圖（庚辰）

書徐汝佩卷（癸未）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爲善最樂文（丁亥）

客座私祝（丁亥）

## 卷之二十五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癸亥）

徐昌國墓誌（乙亥）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丙子）

文橋菴墓誌（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銘（丙子）

諭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馮公墓表（壬申）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湛賢母陳大孺人墓碑（甲戌）

程守夫墓碑（甲申）

大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平茶寮碑（丁丑）

平瀨頭碑（丁丑）

田州立碑（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三箴

南鎮禱雨文（癸亥）

瘞旅文（戊辰）

祭鄭朝朔文（甲戌）

祭瀨頭山人文（戊寅）

祭徐曰仁文（戊寅）

祭孫中丞文（己卯）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祭國子助教薛尙賢文

祭朱守忠文（甲申）

祭洪襄惠公文

祭楊仕鳴文（丙戌）

祭元山席尙書文（丁亥）

祭吳東湖文（丁亥）

祭永順寶靖士兵文（戊子）

祭軍牙六蠶之神文（丁亥）

祭南海文（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大學問

教條示龍場諸生

立志

勤學

改過

責善

五經億說十三條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家書墨跡四首

一與克彰太叔

二與徐仲仁

三上海日翁書

四嶺南寄正憲男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又與克彰太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又

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與郭善甫

寄楊仕德

與顧惟賢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與常道書

與汪節夫書

寄張世文

與王晉溪司馬

與陸清伯書

與許台仲書

與林見素

與楊邃菴

與蕭子雍

與德洪

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乞恩表揚先德疏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書汪進之卷

書孟立卷

書李白騎鯨

書三醜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敍

春郊賦別引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縣公移

教場石碑

銘一首

箴一首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劉子青墓表

祭劉仁徵主事

祭陳判官文

王文成公全書 一 序目

祭張廣溪司徒

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鴻泥集序

澹然子敍（有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對菊聯句序

東曹倡和詩序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東序

性天卷詩序

送陳懷文寧都序

送駱溫良潮州太守序

高平縣志序

送李柳州序

送呂不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慶昌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送紹興佟太守序

送張候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提牢廳壁題名記

重修提牢廳記

黃樓夜濤賦

來雨山雪圖賦

雨中山錢二雁魏五松約遊龍山

雪窗閒臥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春晴散步

又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又

次張體仁聯句韻

又

又

題郭詡濂溪圖

西湖醉中謾書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白髮謾書一絕

遊泰山

雪岩次蘇穎濱韻

試諸生有作

再試諸生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再試諸生用唐韻

次韻陸文順僉憲

太子橋

與胡少叅小集

再用前韻賦鸚鵡

送客過二橋

復用杜韻一首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

待諸友不至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贈陳宗魯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題施總兵所翁龍

### 卷之三十

納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漳南道進勦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六月初十日）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六月二十六日）

批漳南道給由呈（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七月初三日）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七月十五日）

夾攻防守咨（十月）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十月初十日）

刻期會勦咨（十月二十一日）

橫水建立營場牌（十月二十七日）

搜扒殘寇咨（十一月十一日）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三月二十三日）

批贛州府賑濟呈（四月二十八日）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五月十五日）

查訪各屬賢否牌（六月十九日）

行贛南道禁止稅牌（六月二十八日）

禁約譯遞牌（七月初一日）

申明便宜勅諭（七月二十一日）

犒賞新民牌（七月二十八日）

行嶺北等道議取兵餉（八月十四日）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優禮謫官牌（十一月二十七日）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十二月初三日）

再申明三省勅諭（十二月十二日）

批贛州府給由呈（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五月二十七日）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五月三十日）

督責哨官牌（六月初七日）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六月初八日）

思田公移（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都指揮李翔操演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七日）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十二月初七日）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十二月十二日）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箭符牌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十二月十七日）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批遣遠夷人歸國申（二月十四日）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二月二十三日）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盜牌（三月二十四日）

委上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四月十一日）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四月十三日）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四月十六日）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五月初六日）

委官贊畫牌（五月初七日）

行叅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五月初九日）

調發土官岑巘牌（五月初十日）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五月十八日）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士舍彭謙臣軍前冠帶箭付（六月初十日）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六月十八日）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七月初三日）

給土目行糧牌（七月初八日）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十日）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獎勞勦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批叅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告諭新民（八月）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撫安百姓告示（六月二十二日）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日）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行知縣劉守緒等獎勵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八月十六日）

批江西按察司改恤孫許死事（八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八月二十九日）

討叛勅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初二日）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九月初四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二十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十月初六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行江西三司搜勦鄱陽餘賊牌（五月二十日）

追勦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月二十三日）

申行十家牌法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屋（十一月二十日）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二月十六日）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督勦安義逆賊牌（二月十一日）

截勦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三月二十四日）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初九日）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四月十六日）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十八日）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一（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

年譜二（自正德己卯在江西至正德辛巳歸越）

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卷之三十五

附錄四

年譜附錄一（自嘉靖庚寅建精舍於天真山至隆慶丁卯復伯爵）

卷之三十六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二（年譜舊序至論年譜書）

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卷之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一

###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容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譬歎。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

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視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求，去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

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



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會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其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懸空杜撰。知行本禮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矣。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天。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

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知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

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効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饒饒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

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令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尙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遠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

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闕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樸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同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

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之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字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字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向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

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資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著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訓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彼此樹葉遮覆。下面彼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一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益。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這上磨。方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曰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夫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似耍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思，有意必，便偏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去思難行，乎思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功，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百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

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必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齊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

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

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入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久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蕩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則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崩賸豈不感動底豫？崩賸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賸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卒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職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賸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署，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思，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日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出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故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言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話。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善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集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交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卽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卽是天。若識



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且古且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已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連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變稷易藝而爲常，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止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事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武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哀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之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

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使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在。

尙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卽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况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見易。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朋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瀾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他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問。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善。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

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是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在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下。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則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榜口。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痛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覺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

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但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



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  
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  
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  
只做箇襲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  
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  
乎。先生曰。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  
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百醉萬變。常  
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此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  
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  
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  
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  
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此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看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卽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問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日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

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口去，則理義日洽，安得不說。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曰。窮理何以卽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

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衛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衛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漸滅禪定。口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

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整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鼻四肢。若爲着耳目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

耳。使會聽發在口，使會言發在四肢，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日賤心。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鵂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榜口，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大

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道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踈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是處幫補說。若在他處，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



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般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於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心上来。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舉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二

###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庵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饒饒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聖賢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持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向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持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之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

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爲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

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脩身。以夭壽不貳脩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夭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壽不貳。是猶以夭壽貳其心者也。猶以夭壽貳其心。

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尙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死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死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真已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戾。嗚呼。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

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格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旣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善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則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心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卽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

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世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口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然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真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

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細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

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熟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

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咸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當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後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

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新知，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槩行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

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因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糜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

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暨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岷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種者。則就其成。

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賤。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旣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寒相傲。而假曰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旣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旣遠。霸術



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充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自墮。遂不復可視。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踉。踴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加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啓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味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

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 啓問道通書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雖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非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言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間。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且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旣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眞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

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遠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二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嘔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

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安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恆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永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安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安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

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逆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不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旣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同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在。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在。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平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在。常主於理。卽不觀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觀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觀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觀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

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庶有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



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抄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較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卽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其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安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旣曰安心。則在安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安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

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夫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

既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免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卽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

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更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造之心。向會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學。遠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卻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遠矣。無有的然。悲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

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遠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皆以數子者。尙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做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尙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用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乘。雖在憂苦迷乘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卽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

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滯。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瘡之喻。旣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坐諸友聞知。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人也。

###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

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雜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工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月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旣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卽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爲喪失良

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自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缺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亙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遠。天且不遠。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慮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慮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

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誥。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爲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

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

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墮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話。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畋畋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而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違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

屬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快。俟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澆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謏譏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用。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皆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

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恠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上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其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悔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斬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

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遜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人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曾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尙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旣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衝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



亢脊皆興疾從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滯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澆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其懸空。一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漚漚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夫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

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尙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曲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會起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旣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爲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

致其真誠惻怛。卽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墮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勸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口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撓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

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常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殀壽則武，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於庭除之始。學步趨於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躡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愛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愛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

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常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夫。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尙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齋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而懸煩縷已甚。特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

非但聞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稱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怠。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器。毋佞而慤。入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童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誦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作。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

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歛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逆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三

### 語錄三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如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浴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



職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事。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胷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於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常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知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缺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箇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理倒了因顧于中曰爾箇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

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真體到深處。日見不同。真是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理。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

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繼繆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磨。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在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繁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

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予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胃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兢兢業業。翼翼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任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戚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胷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己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一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

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而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捺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何如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檢

東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石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隄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間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變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窶窶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同腔子裏。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潭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窶窶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合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如何以免此。先生曰。只此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柰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

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不過譬如走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道世無悶，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先生一日出遊禹穴，壩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卽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很戕賊蔽塞，不得發

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譬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悚，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卽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着。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做得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更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命身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

人。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着。却若浮雲揜日，如何擋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

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王汝中省會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用扇。省會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濠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常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必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那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箇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卽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卽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卽是教。問如何道卽是教？曰：道卽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

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闕，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卽是妄思。歷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卽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思。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之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

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省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開。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箪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头。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头。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

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問曰。此景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開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不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年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含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問。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靜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有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

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方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先生曰。先大而天弗遠。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在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

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透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鋼已深。雖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安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獨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會抽。

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己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卽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匿。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取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何處取得准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餽。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口。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已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用。卽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

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

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當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尙謙鄒謙之馬子萃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尙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胷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尙謙出口。信得



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脉。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於浮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條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

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利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

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謂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想，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發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發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發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

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

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權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簡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信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無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齊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

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在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干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人不能盡精微，明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

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當觀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間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灘痕。一攔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會着想。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工。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

卽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大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着，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我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曰：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問隔了我的靈明，便一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了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雖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雖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尙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迢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



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真員鑿方柄。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荏寒。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曾中切不可有。有卽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曾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曾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頽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良之所以當乎。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營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時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傳習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者。重視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哀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不盡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湮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以付黃梅戶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峯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敍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潛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癯，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道，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問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瑕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恆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谷以

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改。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僉姚王守仁序。

###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而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倍易拜稟博觀之敵。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論。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喜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有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聞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稟襄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日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

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子狗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扣之。因書論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甚。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適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而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不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外間。却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

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住。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若擴充不已。補復而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當苦求之太過。增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懷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話。使人以此訓話玩索經文。訓話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問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

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 答呂子約

閒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目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課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恨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



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謂學。漸漸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策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鬲。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

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聞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而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反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 與劉子澄

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回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以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待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

簡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簡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其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己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正也。又如先言慎獨。然

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

###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綏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得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無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目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

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尙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卽見如五穀之熟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而真切而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於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零都袁慶麟謹識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四

### 文錄一書

書一（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墜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件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方處。既學便須知有着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一面。徒增悒悒。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事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者。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或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盡。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藏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不見。纖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亦纖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

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略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知。卽靜無不中。

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所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之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翁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使常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

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

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間。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閑曠。詳有足樂者。故人不怠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己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

乃堂夫人薨。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尙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宗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懽懽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踈外。此心真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忽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忌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

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是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遂。旬月後。且闕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平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旣感且媿。並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

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諱。吾人尙栖栖未卽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澆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鍛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鍛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一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慨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常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奮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所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尙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切。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尙狃於後世之訓話。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

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同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尙多。純筆未能詳悉。尙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五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仍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託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入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謗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癸酉）

希顏孳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爲愧爲忤。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慮。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則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餽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糜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尙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

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或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願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壽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尙三四人吾兄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嘆雅意誠切快快相會未下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癸酉）

某往在京師極欲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聞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後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

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難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褐裸裎於我側，彼焉能免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言爲學，則惡之和，俱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旣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邪。臨別數語，彼此闐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卽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暫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具，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尙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旣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爲助。聊就來論。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尙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旣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旣而細詢之。希顏。姑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

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却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虛言之甚長。非而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同。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己。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誠待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僕僮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

話有日。

與陸元靜（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脩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常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更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戊寅）

尙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驚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雖羣而素

居亦已久矣。夫離羣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使間亦可寫寄否。尙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尙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言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尙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原靜（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踏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仿度月。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復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尙誠（丁丑）

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舉。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靡中事。以累尙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澆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求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可志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卽吾立志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

可知而知。交脩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同謙（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尙謙旣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尙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孛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孛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愚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爲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爲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字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卽回。因從前征勦徹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吏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卽除。亦自不能爲心思也。小兒勞開教。驚駭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就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

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己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築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往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己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求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

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今乃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窳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僕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甚。思一見。老友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脩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盛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馬常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



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託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證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闕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曩昔惜無因一而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歎多才。但不欲以是爲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爲不可爲。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眞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眞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卽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住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倦。患。喻。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而悉所未盡。

王文成公全書 三 卷四文錄一書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五

文錄二 書（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濟。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進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遜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掇。無不卽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且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啜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偷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

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幸。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尙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問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

處不得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學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問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舉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答方叔賢（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



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尙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常不以爲罪也。

二（癸未）

此學秦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訛叟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涓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旣病且完。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

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恠。眩瞽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尙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譚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 二（癸未）

別後極想念。尙得尙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爲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 三（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首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卽當長遞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輿。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人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嘗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教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疎外。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潛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字。尙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符國用（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思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子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皆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

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澄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作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斬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斬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滌草無次。

與劉元道（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

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但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常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子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漸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尙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尙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脩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爲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夫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緜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微靜。微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夫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劬驗功夫。本非兩義。旣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人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故。鼓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初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卽是致良知。良知卽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

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尙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

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內重（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旣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強剛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向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

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天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昔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某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爲可愛。爾聞及之。

答董漢羅石（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爲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爲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爲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受汗。

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黃宗賢（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荆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尙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尙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喜甚喜。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尙謙（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餘卻輕傲。便是

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祕。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開中曾論及否。論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益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常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使中寄知之。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六

### 文錄三 書

書三（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禘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命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嗽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爲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爲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捉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尙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

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人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富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隱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

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歎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道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碣砢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旣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墮陷於其間者。幾年。偃偃然旣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刷。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藥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溪壑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憤者。便問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重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功夫。以爲尙隔一塵。

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悻，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人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覓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

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洪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佞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人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丙戌）

問。自來儒者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

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爲履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字。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溱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尙有不同。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朱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種種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韜閑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澆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歎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存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斯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慳。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容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聽。目



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有於於容知然則又有於寬裕溫柔乎。又有於發強剛毅乎。又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大虛之動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會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尙在汴城世途之險澀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會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喏喏追頌功德然已控額無及矣。彼奸妬儉人號稱士類者乃獨

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損篋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相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愛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接數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鯨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

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短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礙。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旣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

筆俟後便爲之

與王公弼（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卽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卽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惓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略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谷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又蔚所疑良不爲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爲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爲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爲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

善會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是最大一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丙戌）

吾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避至於爾。旣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恠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者。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聖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得知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

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而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化。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

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



白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入家之人。競相非沮。遇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譴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爲饔。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譴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澆懣。人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作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視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爲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尙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快。快抵梧後。卽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癰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

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爲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尙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略。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爲真得也。凡工夫只

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制洪 王汝中（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止。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卽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敍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遂荒落。且存餽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爲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子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求親近否。或彼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

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千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廳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篋，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摠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七

### 文錄四 序 記 說

#### 別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嗒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饋。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

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衝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也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

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其中，而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也。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子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速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也而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末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

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空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是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願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馮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願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遠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

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味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對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子別。而需子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子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聖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

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慙。慙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慙。慙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子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陽明子曰：子未觀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敍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罄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旣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

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萃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彈智誠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繭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釋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邁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散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偃偃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

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善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敍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曷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荜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耨耨灌溉。以求於有

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一人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探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懃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若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而世之儒者。妄開竅徑。踏荆棘。墮坑塹。完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瑕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言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訾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朱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願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鶩於虛高。率以爲

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子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講受粟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聞譬首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竄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逸噴亂赴湯火踏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嘻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子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旣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在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一將復赴湯火踏荆棘矣子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何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旣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踏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

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者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

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敍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視吏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滉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做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六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略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向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章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願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

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彊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士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鶴爲人臣者，以爲臣，鶴爲人父者，以爲父，鶴爲人子者，以爲子，鶴射也者，射己之鶴也，鶴射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宋丞相文公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至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自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闢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隘者闢，潰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

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氣之運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姍嫻褊隘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最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至。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獎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最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昭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且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願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脩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饜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話。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

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羅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計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羅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羅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人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

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亙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脩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

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暴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 萬松書院記（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不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脩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篋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

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萃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富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此。何爲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未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

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昔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道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生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

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證之。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子。時子方在疚。

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修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脩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脩學也。其時間者。皆惕然自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也。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益月新。相沿相襲。各異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



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雖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其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之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異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爲性爲事。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蕪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且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吾之矣。既知之矣。而猶突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

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視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詎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不慎。猶不聽也。而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惑。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和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涸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不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不立。即怠心不生。責此志不立。即不忽。燥心生。

責此志卽不慍。妬心生。責此志卽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甲戌）

滁陽劉生詔。旣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子。子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解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以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

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乙亥）

辰陽觀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譬導譬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無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在。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一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

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楛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星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脩道說（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蹟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斬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



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日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日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日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弊章之學矣。約禮而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以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不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

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文成公全書 四 卷七文錄四說

# 王文成公全書

卷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子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子。亦非苟異於子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尙有疑於子。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敍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蹙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善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回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子。子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子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

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泣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兩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語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而沉潛者也。於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雖然哉，用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爾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爲矣。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誠益廣而僞益增，涉獵空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

者必其在已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濳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滌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汚，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上，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砥其疾者。而書諸紳。子曰：予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尙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



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質。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願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譏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理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

聊此以謝，並遂不次。

書王一爲卷（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爲旣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腐寸之萌芽。子謂腐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腐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腐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子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就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

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託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閔勉諸生（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改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毋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摺節退讓常見自己不具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

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釋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僭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脩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暮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爛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皂莖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曉曉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志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下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

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遣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條往條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子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上。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其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當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敍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

四 卷八文錄五雜著

七四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九

### 別錄一 奏疏

####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譽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

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琦之使。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言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一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三三人以從。因使之得口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願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

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積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軍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因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名。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蝥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逆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踏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旣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

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裏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推不寬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勞家之子弟。卽豪門之榮祿。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賊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

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遜。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賈。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賈。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

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奉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二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藥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旣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尙羸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旣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野儒。粗通章句。遭遇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遠填於溝壑。蠅蟻之私。期得暫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聖恩。垂憫。乞勅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正德元年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铣等上言時事。持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下雷霆之怒。

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劾。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臣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聞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就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故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皆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此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朝廷舉考察之典。棟汰羣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况其氣帶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激懇泥活。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贖。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



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寡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寡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空犯瘴霧。魘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卽死。而病益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矻歛。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漸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益大作。且臣自喪父母。鞠育祖母。今年九十有六。老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誠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日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啣犬馬。惟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岡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流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發。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律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迴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

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此。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常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

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此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成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旣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末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

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疎。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况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應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况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尙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

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啣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且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衷情迫切。不自知其觸味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慚。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

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卿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不堪。巡撫一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處於獲餽。黽勉蒞事。忽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尙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况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瘵癘。尙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給山疏（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爲宥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廣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衙門。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閱歷俸

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較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奏失事官員疏（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僊屯。竊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曾同信豐龍南官兵相議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箇。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擊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飭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飭打手吳尙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南義民蕭承曾領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當同各官將兵分布箇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曾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潮頭賊首池大鬢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

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鮑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截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永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灘城。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在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贊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黃秀魁等從鵝鵝隘越過安遠縣佳筍，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潮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龍泉等保截剿，各賊遂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得先據該道信豐縣屬各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石得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瑀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選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搗潮頭，搗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查看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爲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爲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



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鏞千戶洪恩地當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略不出兵邀擊千戶林節卽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督欠嚴但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及照廣東龍川縣軍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大鬚等在彼地方爲巢却亦不行時嘗巡邏縱其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屬遵奉勅諭事理卽行提問但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今雖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奏緣係地方緊急賊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閩廣捷音疏（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陳策副使唐澤將領經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衆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表伏勢甚猖獗尅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關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燁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斬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

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箇。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聞續奉本院紙牌爲進兵方略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密差義官會崇秀瓜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啣枚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頗皆驍勇。情悍猶能凌暫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貓狸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類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墮壑斃死者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類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遞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鏗李誠通判龔震

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嵩范克起羅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馬八十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斬賊殺死老人胡文政一名截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指揮徐麒等呈稱黃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縣并本省永安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章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黃蠟廣東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參官指揮張銀百戶呂希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陣呂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俘獲賊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馬一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卽今脅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奏行勘合并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前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

方略。當卽遵依揚言。班師一而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頗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奇。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尅破古村。未窰。禾村。大水山。栢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姜范。端。蕭王。即蕭五顯。蕭劉蘇。路。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剋期夾攻。聞探知大寨。賊徒潰圍。投死。指揮覃相。縣丞紀。儲等。情當卽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軍倉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併力拒敵。蒙委知縣張鐵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官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顆。俘獲賊馬八十四名。日。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展。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顆。俘獲賊馬八百三十八名。日。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帛器仗。焦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馬九百二十二名。日。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疋。葛。焦。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聞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剿。聞。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

軍機當臣備遵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密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桓縣承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晴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顧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卽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勦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聞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劫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爲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剿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疎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猷才調俱優勞動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祝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

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調官單臨陣先退，及圍困越城而逃者，斬。此皆詞典也。又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陣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陣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詞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今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勦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卽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言與見行事例決不待言，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勸，盜賊生發，得以卽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

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爲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讎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盜賊者。爲之戰守。盜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要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豈非其所欲哉。然則南贛之兵。素不練。糈糧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連呼拒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翻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羸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令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討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

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戡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遣，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用，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匿，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正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爲可省半費，而收倍



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自書擱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罪。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攻治盜賊一策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

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峯賊一夥突來龍甸保。虜劫居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峯賊一陣。虜劫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橫水等村。峯賊糾同逃民。四散虜劫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峯賊與逃民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准本縣捕盜主簿利呈牒報。峯賊劫打頭里茶坑等處。駐箭未散。已關統兵官縣丞翁富等前去追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潮頭等處。匪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前賊退去訖等語。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咨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同前項賊犯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會施石題奉欽依。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卽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必須三省之兵。尅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盜種之伐。雖欲約會夾攻。且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

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搗其穴。候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瑤陳日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居謨陳尹誠簡永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譚日真蘇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官王行雷明聰唐洪劉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黃嶺水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巢穴相聯。盤據流劫三省。爲害多年。贛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潮頭賊巢接壤。被賊首池大鬚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王金集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榮黃萬珊黃秀廷羅積善王金曾子柰王金柰王洪經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玦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古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汙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所常必加者也。今聞湖廣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殲殲無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彬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

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賊發。稟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峽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寨。等語。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尙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屬桂陽。屬永興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而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裴福全等。作托殺死守備。都指揮鄭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裴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孫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與李玉。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劫。正德十一年七月內。裴福全。張打旗。號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器。其一。孫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孫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擄捉知縣韓宗堯。劫庫。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孫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

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聞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商之喻。日漸動搖。商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始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誘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五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罄。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釋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詞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於廣東潮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眾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隘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牽賊首唐飛劍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眾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劍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關。牽賊三百餘人出劫。常有保長王萬湖等帶同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每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猛賊首高快馬等眾突來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劫。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箭營隨調深峒等處士兵協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

餘徒出劫。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盜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解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劫長樂海豐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圍劫新屯。屯徐百戶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駿。遂擒獲賊徒杜棟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障。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州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開住千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徐賊八鹿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開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節該欽奉勅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子鄉兵。及願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即便相機截捕。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隨行各該兵備等官。將斬獲賊級開驗明白。發伸梟首。生擒賊犯。問招回報。俘獲賊屍。牛馬賊物。俱變賣價銀入官。與器械俱貯庫。查虜人口給視完。將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

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旣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竄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山岡接壤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壤而平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壤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界廣東饒平北聯三閩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甲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份量加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



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况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尙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甃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窩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盜寨以奠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與。勢難中輟。即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願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會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枋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具建城池。有山者。願贖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關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咨道路。衆口一詞。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且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敗。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

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蒙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羣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疏通鹽法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

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開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蓮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進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景等議得。委果

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照立廠。照例抽稅外。正德九年十月內。准戶部咨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稅銀四萬八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發三省夾攻大帽山等處。實功軍餉。年犒。過狼兵官軍士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抽分廠。浮橋。修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遣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過稅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近爲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欽依。轉行議處。停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備衙門議得。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聞。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爲率。半年爲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稅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命下。尅期進剿。軍行糧食。所常預慮。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爲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爲一舉而

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勅諭。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申。今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卽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興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

###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勦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等議照湖廣榔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徭賊密爾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剿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皇上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柰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虜官殺人窮兇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尙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天討惡孽終不殄除疆宇何由寧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況彼巢峒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立哨道刻期進剿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

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調士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略。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關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榔桂猺賊。爲害日熾。旣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剿。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上月進兵。天氣尙炎。况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勅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及湖廣榔桂兵備副使陳璧。并廣東韶州府各呈申前事。臣忝看得前賊竄貫已盈。神怒人怨。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爲之圖。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玉所題夾攻事理。旣奉有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計開

一 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瀾頭接壤。瀾頭係大賊池大鬚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籍瀾頭兵

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湖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二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所屬除石城縣外。寧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械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鉞等。兵共二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潮州府程鄉縣打手一千名。共轄一萬二千之數。但廣湖兩省之兵。皆狼士精悍。賊匪素畏。勢必偏奔江西。江西之兵。皆爲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間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爲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并使客合用。稟給及賞功犒勞。半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舂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贓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行各府。照數借給應用。候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掣商稅。或開中



鹽引另爲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統兵領哨官員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并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賴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箴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兵候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師期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間合用前項錢糧器械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卽以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季敷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口能從賊林杲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并開羅揭過禾沙坑船坑石圳上龍狐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并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種搗過石路坑白水峒杞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毀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

官蕭庚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并射死賊從一百三十八名，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長龍鷄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由到道，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遯山寨，依奉本院方略。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尅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間有射傷藥弩，即時身死，墜於深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庚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鷄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毀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間，被鞏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蒔插，今早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爲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商安府呈大庾縣中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隣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杞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峒竹潭川均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有長龍鷄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剿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爲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爲名，晝伏夜行，尅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

如或推奸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刑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驢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並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爲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并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會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日龍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詳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復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爲一寧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爲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費理比於各官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

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議夾剿方略疏（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奉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各縣鄉民早穀將登各巢賊修器械要行出劫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崗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爲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略行委知府李燾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剿其生擒大賊首陳日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揭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羊騾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李燾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堪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鑾等七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

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湘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廢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二省。以次調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方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

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換勅謝恩疏（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勅諭。江西南安賊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等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遲滯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輒敢忘其僭妄。爲陛下一陳其梗概。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譴。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

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爲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爲也。臣固譴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想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兔之穴。斷期捕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守仁奉勅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奉欽依。合無於本部收有內。給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輕意損壞。候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題奉聖旨。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齋令旗牌八副。前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爲此。今將收領過日期緣由。并號數開坐具本題知。

議南贛商稅疏（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

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金澤。一則甌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願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爲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妨。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



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降賞謝恩疏（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節該欽奉勅。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璉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首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顆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箭灌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顆。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申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降賞外。爾等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降勅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脩明武備。多方計畫。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勸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遽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違者闔廣之師。幸而成功。具方略議於該部。成算出於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矣。嘗有願陛下俯從慎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陛下曲從該部之議。特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爲遜讓。以

仰。幸陛下激勵作興之盛心乎。受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崗捷音疏（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巢等。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崗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享梁伯安等六名。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磊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景祥等四名。顆。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器械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駿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賊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名。顆。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顆。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顆。四哨統兵江西都

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鷄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顆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擒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賊仗等物五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於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顆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顆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馬驢器械賊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樟木坑等巢共口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洪等八名顆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二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賊物等項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賊銀等項及先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寨隨督發寨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戢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日等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界

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宮鍾得昌等六名。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牛馬器械賊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二十名。賊從王福兒等二百三十八名。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獲賊仗等物。中管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發各職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身龍橫水大巢。及菴背等巢。共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類。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及奪獲牛馬金銀賊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仰本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尅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脩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爲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季敷等分兵剿捕。獲功呈報。奏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敷指揮來春姚軍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梟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參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灌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剿捕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剿。間陳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將知府邢珣等刻期

進勦。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費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頂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驟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賊物俱發贖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富。徐華。譚曰志。雷俊臣。桶崗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藍文昭。胡觀雷。明聰。藍文亨。鷄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高玉。廣康水三絲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鼈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冥頑兇毒。恃險爲惡。僭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鄧縣。宜章。吉安。府。神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印畫像。蠱惑羣賊。悉歸約束。卽其妖狐酷鼠之輩。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爲賊首。而奸雄實倍之。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悉皆仰仗朝廷。憐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王師。并提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赴敵。或臻是捷。擬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

該本部覆議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遠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及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等因題奉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議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兩處賊黨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遁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剿又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舊懲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尅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回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茶毒三省其患雖回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

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尙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鄭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毅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爲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變。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運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鎌。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蕪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礮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礮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

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礮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鄭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燾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逆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踏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四日已暮。遂令收兵屯筍。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辯。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相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尙百餘里。山路峻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



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竄井巢。知府季燾守備指揮鄭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角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壩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宮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攻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燾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鄭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驢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凶。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蚤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旣從彼入。而我師往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載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

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人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日一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遶賊榜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收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戢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尙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鄭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戢屯礮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應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燾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均巢。

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戢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甚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頗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鷓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李敷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鷓湖等處。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遣王于鷓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李敷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一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匪。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

長其桀黠。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醜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黜兔。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大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適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鄭文知府邢珣季毀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猷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龜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宋瑒陸璫千戶陳偉高容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廉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毀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鷄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奉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全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

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羣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搗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于軍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鴈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鷺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田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並。緣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拆作一里。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尙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旣設。東去南康尙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土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殄尙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立木柵。脩築土城。脩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

坪鴈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潭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簽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借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參議黃安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常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爲相應如蒙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勅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王文成公全書 五卷十別錄二奏疏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一

### 別錄三 奏疏

#### 奏疏三

乞休致疏（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菲才。遭逢明盛。荷蒙陛下。滌垢掩瑕。曲成器使。既寬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奈何才塞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卽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勉來。此驅馳兵革。侵染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往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潮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千里之內。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朝廷初申賞罰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効。以辜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逃其難。而遣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酌。非忠也。故寧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賴陛下威德。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已掃蕩。而潮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遺後患。則



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逭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繇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輿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瘵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尙圖他日之效。苟遂丘首。臣亦感恩地下。能忘啣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驛驛傳疏（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峯止里。朱仕珪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御軍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搬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峯賊又要前來復讎。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宰屋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亦日巡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嶺北道議處。依奉會同左參議黃宏議。將宰屋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并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遷移。過往使客。有無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隘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行該府作急勘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亦石巡檢司印信。及查議得小溪舊驛止有人煙。

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鷄湖等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執尉官吏。燒毀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輒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遷驛。奈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使。况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簿查先爲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內。委果相應。如蒙乞勅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爲地方之幸。

（湘鄂提督疏。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鄭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平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名。顆賊從陳布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虜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方竹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鑾。師劉欽等一十名。顆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

破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賊首陳活鶴、黃私、閻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器械、贓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李敷呈稱。統領訓導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泉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球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贓銀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十一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惟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二百五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六十二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姚垣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烏虎鎮。擒斬大賊首謝鑾。會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洲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

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官陳英鄧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洞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斬大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與。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婦男婦一百四十三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牛馬。贓銀贓項九哨。統兵南康縣。承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日。攻破旗領等巢。其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婦男婦二十一名。日。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楊習舉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本道視詣該縣。暫將各賊招安。撥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周鎮。鎮撫劉鏜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呈詳轉達。具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川縣。湣頭等處賊巢。奉有成命。應該會剿。其大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勅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鄭文。陳祥等。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

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器械。贓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湖頭大賊首池仲容。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羣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早到臣卷查。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是這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遇盜賊入境。卽便調兵剿殺。不許踴襲舊弊。招撫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剿殺南方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障賞等因。具題奉聖旨。王守仁著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賚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四省各道守巡兵

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涇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其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涇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自。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涇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等往諭各賊。內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卽池一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旣未能分。且羈縻亦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徭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援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諷諭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柰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

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諸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潮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讎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卽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臣。謀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卽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牧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歡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其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

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涇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賚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而誣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涇巢。恐搖諸賊。則別賚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



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鄭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李穀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利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泅。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他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掎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泅。各哨官兵遙聞三泅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輿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鄭文兵遂破曲三巢。亦唐巢。知府李穀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級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輿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鄭文兵破下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李穀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三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

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尙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石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旣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旣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遞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詢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思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繼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李敷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尙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均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蹤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思兵復與賊戰於黃均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詢季敷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鄭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乎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效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

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九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四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嚴實施行。具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臣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徇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泐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搥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特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

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徂。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奮氣吝文一布。而人皆跼蹐。爭先效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覓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季。毀。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瓊。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痠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領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潮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鬚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

郡縣謝玉璘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爲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一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爲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僞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勦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爲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川。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尙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首謝仕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岡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猺洞。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潮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爲冠裳之地。實爲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卽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弭盜安民。則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潮賊。見今住軍九連大山。往來潮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岡。創起關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經查勘議處。且便奏聞。案仰本道卽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朱

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人等。備勘和平澗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岡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圖籍。取諮耆老。必求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椿。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化都里老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峒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發等作耗。內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尙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一岡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隣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轄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寓民。盡數查出。責令立籍撥補絕戶。圖眼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澗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司該司弓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澗頭各山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澗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岡。止存五岡。在彼路通衝要。答應繁難。查得鄰界長樂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都分割一岡補轄管轄。庶爲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保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

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平保設有橫崗角嶸二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牛岡陽陂二隘。就於各保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鬢等不時出劫各隘燒毀一空。今征剿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邇年逋負追併。況與龍川縣又係隔省。寫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賣賊田。移置巡司。量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拆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係南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着。難以准行。止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管於隣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場鋪舍等項。中間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鋪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人戶採辦。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猝難料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價銀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尙有不敷。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都民。夫答應。其移置巡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全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爲二班。半年一換。班各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卽隨打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賣賊田。修築城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雷鄉驛應付。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蘇。加以創縣勞費。困苦可矜。成縣之日。凡遇

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會同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間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有取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脅從投招者。尙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闕疎。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竭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勅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爲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卽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剿捷音疏（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樂昌縣知縣李增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爲患。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剿。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卒合四出攻劫。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跡詭祕。爲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剪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勞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竊據知縣李增報稱。歧田山賊犯龍貴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萼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住地名癩痢寨深坑結巢。竊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迨至始與縣界。各兵奮勇向前。生擒大賊首高快馬。卽高仲仁。從賊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劉廷珍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虜男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亡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老人李攻瓚等。星夜潛至地名姜陽峒。藏蹤緝探。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逃。緣由各聞到道。參稱賊首李斌。節與高快馬龔福全等糾衆流毒三省。屢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合獎勞。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

到臣亦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監統僉事等官顧應祥等呈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剿上下橫溪關峒深峒等巢賊黨堅立排柵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兵協謀奮勇鬪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瑄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物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擒賊人三名并俘獲賊屬等項隨據本官稟稱橫溪大賊首吳玘招集亡命遞往地名東田村深山結巢即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示方略密切發兵抵吳玘巢穴四面圍攻被玘等亂用藥弩射出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剿先用銃箭將吳玘打倒賊勢少却我兵呼噪大進將吳玘等首從并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口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詳到道看得賊首吳玘係是稔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官軍而通判莫相設法防捕致縛前兇應合獎勞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該本部覆題看得榔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賊必遞散他處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尅期進兵等因具題節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續爲中間賞罰以勵人心臣節該奉欽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剿殺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量加糧賞或購分賊徒自相斬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橫頭村行劫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劫及據湖廣郴州申賊首龔福

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剿。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龔福全。給與冠帶。設爲搖官。高仲仁等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年七月內。流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搖官。未幾半月。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梁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百餘徒。出劫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三百餘徒。從老虎峒等處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縣出劫。呈乞轉達請軍夾剿。等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事權隆重。若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爲攻取之幾。征調四出。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爲地方之累。窮究根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費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節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勸處調集兵糧。尅期攻剿。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并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查勘計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儒等。并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巢。起調漢達官軍。上兵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兵備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叅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命行取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見督官兵。征剿潮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原議。上緊依期。

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爲兵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背陰襲勿拒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夫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賊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百隻匹件把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造冊奏繳外叅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玘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卽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其虐焰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旣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帷幄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勵將士旣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時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勤勞懋著經營之略其收克捷之功其都指揮王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級莫相知縣李增奎等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皇上旣行大賞於朝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凡庸兼復多病縲繫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軍哨諸將得以遵照奉行戮力効死竟收完績眞所謂碌碌因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掣管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辭免降廕乞以原職致仕疏（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聖旨。王守仁。蔣右。副都御史。磨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欽此。欽遵。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宿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還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賊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界。又一鼓而破三泖。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藉。兵無挫刃。分巡官屬。費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提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驚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驚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驚。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蹶。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况臣驅

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允報。庶幾生還。賦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宜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領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即便擒拏。有功一體轉達。障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殿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廩。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曾成倫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璽前去地名左溪關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即今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料物。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甌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詳

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價。亦爲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兩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旣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通行計處城牆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牆周圍五百丈。卽今新築土城高一丈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延捱。必須顧倩泰和縣上丁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甃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給。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牆築砌甃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處。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賊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賊罰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役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動衆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爲貴。議該并縣最合事宜。非獨民減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忘既往之患。共爲久安之圖。呈繳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甃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賈往來。漸將貿易。

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罔知趨向。所安新民之版籍。尙未歸着。及照縣治旣建。凡百草創。爲縣官者。若非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參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得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爲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于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草賊猖獗。爲害幸蒙提督軍門楊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盡。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看添設縣治。旣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遵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甄瓦等物料。先爲措置收買。并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轉報。就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廩街道。民房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爲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



議得勘亂於已發固爲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爲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廠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印信條記。并行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簽弓兵。中間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常。賊害絕除。期副委任。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開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爲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勅該部俯探會議原由。再厘審察。將縣丞舒富量爲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諮訪諳曉夷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爲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寧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稱正德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寧河頭社義民鄉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勘。隨即呈蒙漳

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并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縣治。枋頭板一處。堪設巡撫司。委果人心樂從。一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河寧里二圖。新安里三圖。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戶。查揭冊籍。割屬新設縣治管攝。其南靖縣止有一十八圖。應當星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五圖地方。與南靖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欽依。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并該設官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鈐撥。降令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并所屬縣分在庫贖銀兩支給買辦。若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即呈委南靖縣知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呈報。外築城梁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幕廳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府館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帶同木石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上城周圍一百一十丈。顧募鄉夫春築完固。給發官銀。砍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廂房欠瓦。暫將茅葺。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俗。本職奉委親歷諸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

糧三千九百九石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一十二里合爲裁減縣分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學道將清寧新安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補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內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抄撥轉南靖縣抵納糧料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旣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新縣儒學醫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申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簽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辦糧差并估計過城垣城樓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委官擇日興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治旣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及令該府一面體順民情動支銀兩興工外其間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軍門路遠難以遙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無他私弊卽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候奏准命下之日應奏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事又經批仰着實幹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間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旣該本官勘處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

設縣治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這添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叅看得所呈新設縣治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爲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今旣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二圖撥轉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望皇上俯順下情乞勅該部議處裁撥庶幾量地制邑得繁簡之宜而興事任功從遠近之便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贛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令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穀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

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庫贓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百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開報到道。案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卽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廣東鹽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轉支光祿寺。賒欠舖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鹽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開隨據該府呈奉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減。所入亦少。况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該前兵備副使陳良珊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舍人王鼎。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賢。各奏繳訖。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行本道。照奉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吉二府發賣。自今爲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先欠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造冊徑自奏繳。及造清冊。送該部。并本院查考。除選奉外。查得正德十三

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處征剿事畢。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實爲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實有三分之二。爲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賊。乘虛越境。難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仰給。况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干軍國。合無轉達將前項鹽稅著爲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爲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三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止禁奏行商贛。不曾開裁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勅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右得卽今調兵夾剿。糧餉缺乏。遵照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

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爲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爲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俱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就得有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軍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尙懷反覆。未平之賊。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况後山從征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臣恐力有未敷。切以爲宜開復廣鹽。着爲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耻也。措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况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勅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附廢謝恩疏（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提督事該臣顯該本部覆題卽該奉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欽此備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恩辭免陞廢容照原職致仕復蒙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廢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跼身無地竊惟因勞而進秩者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宜惟重雖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尤君子所深恥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播如轟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當爲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陛下之軍政乎但廢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甞勉受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爲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待罪乞恩休致事奉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者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辭免陞廢容照原職致仕事奉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廢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恩外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強



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分。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强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鰥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債敗。遭際聖明。德威震赫。扶病策駑。仰選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爲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破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而岸傍觀者。尙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變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且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國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避。願力纖負。巨如以蒿支棟。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往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毒侵陵。嘔吐潮熱。髓骨羸削。或時昏眩。假兀仆地。竟日不醒。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牀褥。切思一念。爲訣。悲苦積鬱。神志耗耗。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况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後。其將能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况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曠耗之人。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鳥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尙有報國之日。臣不勝感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二

###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願。保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尙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

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此地方之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纒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闈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閩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儒。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倬。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

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齋謹題請旨

再報謀反疏（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云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齋謹題請旨

乞便道省葬疏（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

繩縛使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揜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寧府齋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譏訕主上。當卽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卽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兌米。分遣逋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寶。入該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李敷代齋僞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潭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李敷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敷自分死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懣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敷進府。將前僞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敷與承芳代齋。敷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

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而事讎。爲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追斧鉞之誅。參政季敷。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命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常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敷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旨。

留用官員疏（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囚禁方面官員。有操戈向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勅。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命。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江西捷音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宰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譯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商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嘯徐文英許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

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毀。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汶。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攻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縋而登。城中之兵上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俱條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容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祀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怖。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尙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臨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噴試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



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况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尙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嘯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

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縋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嘗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曾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

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取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帝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廣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魯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

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去。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質。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廣珩。羅瑄。丁鑽。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高江。劉勳。何鐘。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宮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馮於其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闕。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臣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

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卽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卽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鞏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鬪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

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髮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充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陳槐曾瑛林戒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防陳且指揮麻璽高容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願祕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釐山郎中曾直許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予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奏聞益王助軍餉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汶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而援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曾瑛報稱卽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寧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攻憤忠思勦上以紓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况我殿下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餉軍門共紓國難具本啓奉令旨發銀一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官并旌校官等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爲照寧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劫無不萎靡况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東下雖平日十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益王殿下迺心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皇上特勅獎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永益王殿下爲善之心以夾輔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旱災疏（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布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

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之德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休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親征疏（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二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更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川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筭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筭地方。聽調策應。勦捕。再請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蹟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爲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一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具已掃蕩闔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祖宗在天之靈我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于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尙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外緣係獻俘誠以昭聖武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知

奏留朝覲官疏（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瑊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瑛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應朝覲近因寧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并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尙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况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

鄭瓚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被拘執。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恐致遲誤。台行呈乞奏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貳首領官員齎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此。爲照三年述職。係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調尙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况各官在省。方圖防守之規。未有還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員。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貳首領官員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奏聞淮王助軍餉疏（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汶等處。住劄。尅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兩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寧王敢爲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宗社之虞。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切。饋餉之助。於理爲宜。具本啓奉令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齎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益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淮王殿下亦能

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皇上特勅獎勵。以彰淮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爲宗藩爲善之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恤軍刑以實軍伍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係南昌府新建縣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年。月日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軍餘董俞。周大貴。及指揮何鏜等家人何祥。曹成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畏懼寧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做兵。領受盤費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拿獲。解赴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住。保周江。胡勝。福朱。潑。養宋。貴王。明。熊。明。秦。蘭。王。仲。鑑。張。雄。朱。其。添。喜。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宣。舒。鑾。萬。岳。蕭。述。羅。俊。江。潮。漢。魏。鳳。萬。三。羅。秀。熊。福。蕭。曰。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鄭。鳳。黃。信。劉。勝。殷。醮。仔。甘。奇。余。福。童。郭。進。福。沈。仕。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環。二。鄒。秋。狗。陳。良。二。站。景。祥。魏。仲。華。王。福。李。壽。

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陳釗劉添鳳余似虎甘朴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襲受熊六保陳諫何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松熊天祥李伯錦楊子秀陳天一廬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伯姜福慶奇四夏蓮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謹羅繼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善召一陳子政庶肅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錢陳九信徐義徐釗劉儀熊孟華王尙文王天爵傅十二徐受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李保一萬元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俊萬鏗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剋名童保子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關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唐天祿王貴周受立松胡秀李福洪江曾興立桂劉鎮鄧山肅清夏勝四夏山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謝鳳夏龍妻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馮詔馮喜子楊燁揭文興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大貴肅曰高肅曰廣李鑾吳顯三李貴陳英陳昇李勝祖肅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鑾袁富楊黃子吳文張鑾方燦萬天鑾胡進童黃勝德涂祖唐歷所犯除不應罪外合依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寧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懼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多係脅從被殺見今軍伍缺入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泰看得委良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叅稱寧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懼據法在所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似傷于重合無

俯順輿情。乞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寧王禍危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况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勅諭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參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璫南新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未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寧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印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二乞便道省葬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

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而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而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神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烏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哀懇。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瓛自寧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寧王脅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政使梁宸

叅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事鄭文并脅從用事叅政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變先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安各投送到臣照得先因寧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進剿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寧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寧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原任參議今陝西參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扭錄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獻先被寧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寧王差人入監疎放各官扭錄王疇鄭獻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寧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寧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軍務與劉吉等一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

銀強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日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七日。寧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着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寧王因先遣承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筍鄱陽湖上。久候寧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二府人民走散。寧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變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寧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入心。又差僞千戶朱真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將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押令劉斐王杞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濂唐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郟文鄭肅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僞千戶吳景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萬銳送銀三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死暫收入己。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潘鵬係安慶人。差今逃引禮白泓押回潘鵬。不合畏死聽從賚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寧王因聞捉郟王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突至。寧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欽凌十一等各供稱相同。爲照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變被脅招降撫民。



情罪尤重。王綸師變。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參奏。知府鄭熾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命下之日。遵奉另行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斐。程杲。參議許效廉。副使賀鏡。僉事賴鳳。都指揮王圯。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簽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郊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甘彼囚虜。而不能死忍。受賊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皆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尙亦不能無等。伏願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黜誥。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興舉義兵。勦除逆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等。同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奏報去後。隨拘邢清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錄發監。儀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掌印俱搜檢入府。彼有邢清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董俊。都問張裕。案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尙。喚副使戴熾。按察司經歷尹鵬。知事張澍。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瑤。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

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韜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樛弗富陳瓚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璘李琇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謬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譽典吏方汝實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拿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拿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勸攻入省城邢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并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參奏外參照邢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伏節之忠聞變卽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爲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叅失事官員疏（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驍州府知府林城建昌府知府曾瑛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寧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昫徐璉戴德儒分布哨道巡擊寧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牌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曾瑛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

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叅拿究治等因。依奉陳槐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謬等。林賊選帶知縣馬津趙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縉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山水路分哨勦賊。十月二十四等日。寧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贛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贛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贛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贛陸績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賊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掌江印指揮劉勳等。收召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筈。仍又分兵追至湖口等處。勦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前往彭澤縣水次分糧。知府汪穎先因瘧痢。兼以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人羅倫口報寧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穎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土城。照依原分南門池東山盤石門至福星門城上。宋子軍衛把守南門迤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宋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容等三十四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三十一員。西門把守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

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奉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箭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毀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銃砲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俱各逃散。被賊將鎖鑰打脫。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穎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守。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益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五石零。盡行劫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盔甲刀鎗。劫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劫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劫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衛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贓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劫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

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持奉僞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僞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縣監重囚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間。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鐵銃弓弩三百件。鑽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常有知縣潘琨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誦公出未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印佐貳。并府縣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搬劫府庫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宗黃冊及掠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住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

三十餘名。至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適遇委官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到府。協力勦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餘名。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常將印信付與吏熊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劫虜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劫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十四名。縣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汝泗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主簿王鼎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曾被劫。被賊殺死。淦死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名。焚燒劫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學教諭唐汝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放。並無劫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火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棄毀。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宣因男董茂隆投入寧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劫。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轉解訖。轉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臣。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

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右。實爲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津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穎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尙爾脩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主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宣。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及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皇上大奮乾剛。肅清綱紀。乞勅法司。叅詳情罪。輕重通將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末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作新之機。足爲將來之警。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三

### 別錄五 奏疏

####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錄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與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



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途。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顛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閔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詭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目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論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因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三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

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樹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脩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客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計處地方疏（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

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諸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溷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違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疊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

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未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水災自劾疏（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蟹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脩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

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尙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尙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遵奉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聞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欽奉制勅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鯨山，先任浙江伍事，今官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士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閣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邵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閩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符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

機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瑛丁贖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遠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

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爲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又蒙欽差總督軍門。會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禮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領國公。朱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管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竊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恣淫姦暴。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陳槐。曾瑛。林戒。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璋。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壘。高容。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偉。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喪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懸。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四乞省葬疏（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厝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應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烏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齋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奏明旨臣且

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旣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毋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鯨齋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頓頭。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尙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旣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尙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尙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尙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

願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阻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間。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開裕軍前用過錢糧疏（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卽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日。駐筭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藏俱被竄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

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賊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賊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其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曠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勅試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允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價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淮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開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箭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價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箭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

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卽離散者。以臣既爲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尙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稟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爲言。百姓聃聃背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尙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

說雖部使督區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卒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旣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旣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旣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尙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剝剝而取之忍心者尙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旣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轄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屬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責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凌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其計江西十四年分餉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

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顛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願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寬貸肆赦之典。寬而有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耻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巡撫地方疏（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爲未便。合行議取。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脩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節。人馬作



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偏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呈奉司改爲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爲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脩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爲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爲計處地方事。該臣曾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明旨。今呈前來。爲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而委官趁時脩改。暫且移駐。以便照理。候民困旣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勸平安義叛黨疏（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份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錄。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勅諭。

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宜勸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敢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岬。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會卒。獨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恆。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上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無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脩築縣城。尤爲便益。緣由。回查過功次文冊。圖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

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回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官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剿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逆徒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爲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效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旣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略不改詞。輒敢抗逆。官刑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尙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

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卽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卽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剿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携船奔入鄱陽湖。欲卽率兵追剿。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卽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

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脩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效命。并力于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勳平叛黨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此時復以糧餉當事。議棘交興。非獨臣之

愚惘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旣而宗社有靈。天啓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顛然有觀光之願。而況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爲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旣老且病。頃遭讒搆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谷。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水懽欣之樂。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皇上。以孝爲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囑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謹奏。爲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旣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

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頌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辛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差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嘲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取不爲陛下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責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賦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明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軍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尙書王瓊等是皆有從事禦備之謀所謂發微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熾熾人心疑懼沮常時皆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劉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哲王冕顧德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

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損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尙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運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容。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旣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齋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隅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夔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鏖曠。况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所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



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孱然瘠疾。僅未殞絕。聞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閔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效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

列者。故臣輒收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蠶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若捐身赴義。以來此噉噉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迨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託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

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糜。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尙得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制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舉。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願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

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己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卒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尙或有未能自露者。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名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略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驅激之以忠義。而實欲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或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襄經變。

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四

### 別錄六 奏疏

####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洵洵。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尙未能一覩天顏。稽首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卽時就道。顧迺病臥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齋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鏜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

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爲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鏞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柙。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尙書胡世寧。刑部尙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能。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其本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任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勸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遣差官備馬。與貴文前去。教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塗

駭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滯昏勤奉。若是何前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必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可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此者。是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貉撞友。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是以制服諸蠻。然而內循怠弛。軍政日壞。士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被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常反思其咎。姑移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願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尙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



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搖海賊乘震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彰。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惟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於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讎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主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長罪。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因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旣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尙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服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

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百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同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會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旣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槩見。山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蠻種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

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思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尊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疎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尙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獠種之巢穴。處處皆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遽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誠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當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懇劣多病。俾

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筭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讎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日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避。皆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蘇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使人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於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嶺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另岑邦彥先已齋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

制天星體天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章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土係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素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噴恠。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遁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開。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皆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

軍務星夜馳去彼處。卽查前夷情。田州因何失守。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卽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勦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車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卽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鏞事同一體。姚鏞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旣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鏞交代。二十二日。警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閣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

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嗷嗷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而歲之冬。二會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一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夫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會。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會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會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獠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蹙然不出。反以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窟窟巢穴。

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闢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囚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



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廊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會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踏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一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十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願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兵湖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闕而發。初慮

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其冤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與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卽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

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未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外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詐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其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寧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順之德。威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土。是以

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塞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觀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齋謹具題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蔀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農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

於思田地方往來。筭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騷擾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筭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筭。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盜賊乘間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爲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筭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筭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

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閣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勅兵部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曹奏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川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廓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駐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卽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

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曠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然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獶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

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復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旨。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合洪垣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



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個人城之內外漸置個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闢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譁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白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鑑岑鋪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難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開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

尙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上。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上官。莫不畏威懷德。心說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常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

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濟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篡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至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土目。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

而兩得矣。均乞聖回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尙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卽係屬官。不得爲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泰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萊。舉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聞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脩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

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爲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則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親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敢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脩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飭。實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糧兵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湖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溫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上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髮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筭管之。
- 一田州棋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棋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士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士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白土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士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士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峇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峇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爲舊城士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士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士巡檢司擬以土目章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關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士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回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士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一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士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

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虞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糜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奏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夢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有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



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墮墮。而功可責成矣。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五

### 別錄七 奏疏

#### 奏疏七

##### 征剿稔惡搖賊疏（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搖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剿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百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漸藤牛腸仙寧花相風門佛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搖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北突西囚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上勳緣此搖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搖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遠加征剿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

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剿積年窮兇極惡盜賊以除民患事。聞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盜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剿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隙朋比結殺虜掠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盜種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尙有畏懼之心獨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或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剿滅將至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盜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納款而此盜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卽此熾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口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剿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經部咨行令勸議計剿若不及今討伐其爲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况臣駐節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爲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臣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過賊窟生發卽便相機可撫

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漢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寧等處。贖用。近幸地方。悉已平。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勅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牛腸六寺仙葵等相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使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剿。入寨等賊。戶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功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征剿積年稔。獠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舉德撫治疏（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該臣。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遣廣東右布政林宮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薄。雖。蔀。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會。無。完。土。童。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

立流官府治以副御土官脩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勸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詳覺誠識遂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降憲職仍留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節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墟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節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賚奏請旨續爲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降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南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墮惰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賚奏請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尙未奉有成命如蒙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爲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

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爲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卽爲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卽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迄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旣上。隨復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爲之每懷歉然。卽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國家。亦可知矣。乞勅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咸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旣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常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卽須半年。參議鄒輓僉事申惠。皆資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款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

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善爲兵備。於朝。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西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屬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勅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探臣議。將李喬木改降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竊於南寧思田諸處。因

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彼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士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弭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借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



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七年十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卡。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官懋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官懋彭。九霽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懋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懋彭。九霽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皋。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卡。踞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士州。漢哨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剿牛腸。保靖進剿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圍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假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霽。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日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斃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

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營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營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逼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筍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自竹古陶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自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翁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含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玄山特險結寨。當蒙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並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先四面進攻。賊乃敗散。營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擊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搖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錕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

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日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日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日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盜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旣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剿。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巖崖發石滾木。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十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邵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十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迭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從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剿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

黎監督思恩士目韋貢徐五等日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綏應瑞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變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維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各深逃遠竄。稍強力者尙一千餘徒將奔在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彈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盜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蹤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凡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賣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某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盜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破羣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剿。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

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而向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言款。若出一人。然後刻期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險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賊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憐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約束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分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盡委任。殫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開隨準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蓄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開。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彘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

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尙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而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卽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逐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資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剿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十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百五十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曾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倚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剿。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腹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

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上官岑瑛素能。僱服諸盜。營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三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常遣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翁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股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嗚呼。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

大征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免。故遂仰遵欽奉勅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灣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誠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前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尙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



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薰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意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川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卡琚張縉卞飛張恩周徹劉趙璇林節鏗戶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將山卿同知桂榮史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尙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効捍忠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旣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薰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士日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

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惜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尙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旣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日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聞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舟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嗣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嗣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嗣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

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寨。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口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卽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有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是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所樂從。且賓州之城。旣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搖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

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官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筯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聖明裁允。

一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磴确之上。芒利礮礮之石衝射抵觸。如處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纔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尙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迤邐。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

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馨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廢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

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廡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寒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屬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尙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有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

相去尙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  
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脅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  
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奉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  
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  
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蔚  
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  
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  
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  
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  
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  
田寧而宣化尙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日巡  
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  
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夷村土寨稍有疑  
傳易成阻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  
其間平居無事商賈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吏無  
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職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徭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卽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卽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遣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十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徭賊，最爲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



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遠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石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建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敵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試本部題，節奉欽依，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

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爲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妾林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猺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况其才力足能制禦各猺。近日該州土目人等又相繼懇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不必要深論者。因諭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爲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同。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肉。况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

恐有瀆聖聽。故遂簡略其詞。今蒙朝廷明見萬里。洞徹細微。復命臣等查奏。聞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尙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疎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聖明宥其疎漏。萬死之誅。仍勅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往。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恩疏（七年九月二十日）

准兵部咨。爲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顯。該本部覆題。節奉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勅差行人。賚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賚勅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臥病床褥。已餘一月。扶筇興伏。感激惶懼。頓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洵洵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勘處。臣亦何能少効。籌不過宣揚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化舍死投生。而縛索歸。是皆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賫勅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慄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闕廷。一觀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墮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闕廷，一觀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讒譏。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爲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爲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邈者纒蒙陛下過探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卽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付託不効，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

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祐默相以克百世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變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灾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嘗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與疾上下巖谷出入矛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力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濬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齏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口就危尙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尙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六

### 別錄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敕諭通行各屬（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剿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獎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奸弊以副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剿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鰥廢仰負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遍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抄案

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卽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快會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尙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惟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味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補民兵

照得府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多以贏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

會奏請兵。非調土軍。卽情狼狽。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翹颺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空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迺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陸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招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筭。別選素有膽略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當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連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旣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



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尙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證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卽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

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爲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卽係來歷不明卽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見在家幾丁若干人丁多者牌許增闕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尙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儻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峯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而爲之盤據蚤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

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僞無所潛形。爲此仰抄案回道。卽行各屬府縣。着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着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鬪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 勦捕漳寇方略牌（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訂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記功贊畫等官。於公文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蒼鬱。若雨水

游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遂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糗啣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概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擄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卽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剿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旣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

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濱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狠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尙候土兵之集。以下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殺穀及將進剿。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司。卽行各官。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費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榜應變。就務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略依蒙前詣南靖縣小溪中營住扎。查理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

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遯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餒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陳策等呈據領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羗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却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罪。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而議夾攻。眼見摧敗。略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剿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前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况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置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知事曾瑤。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

畏避退福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畢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剿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實重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參奏

### 案行領兵官剿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參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委官指揮徐麒等呈稱督領軍兵追蹤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剿撫并將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去後給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賊衆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參提同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司顧應祥等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聞爪探福建官軍種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土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前



來看得象湖箭灌爲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略。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空楡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顏已就擒。而餘猾尙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薙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略。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奸。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草屠戮。務收一簣之功。勿爲九仞之棄。本院即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抄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據福建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參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湘。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餘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顆及俘獲賊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爲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即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齋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動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湘等。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輯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爲善而不蒙福。無有爲惡而不受殃。毋以衆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爲良善之民。子弟輩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爲非者。父老頭目。卽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爲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良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因督征泉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村鄉。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者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遍及。各宜體悉此意。

## 欽奉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敕。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內。被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肅。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稱指揮高偉。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首自去。至七月。已救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剿。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降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救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贊運糧餉。指授方略。隨賊向往。設法剿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拗誤事。如有不

用命及誨誤供軍者宜照原奉敕內事理徑自拏問施行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蒞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各行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卽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屯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間隨據各官續呈遵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犒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直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猾毋令復聚爲奸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爲捷音事聞稱攻破賊巢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毀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驢仗無算卽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脅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乞要班師等因已經具本奏報去後今奉敕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各賊徒黨尙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是憚於久役爲此隱瞞本院縣此實切慚懼卽欲遵奉敕諭事理親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欽依來勦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

勘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備奉敕諭。及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卽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剿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違錯。遲延。

### 兵符節制（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

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發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預警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卽今兵威士氣以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內尙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六十人順從其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轄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効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即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興父兄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旣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瀉漏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卽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

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慎周密可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卽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獗方爾請兵會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曠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効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懋贊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上將以剿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剿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尙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剿襲之兵旣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

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咨云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竊據江西贛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懸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尙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爲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隄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領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剿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敕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

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以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前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踴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遠期。并逗遛退縮者。俱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蠻賊事例。陞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擊平民。及容賊挾讎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徭自拏問發落。事有應與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而行。爾爲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清積弊。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敕諭。內事理。并有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司呈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哨道并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剿往來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爲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人羣爲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剿則通報消息尤爲可惡卽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揆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三縣着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剿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奸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俱有平昔入羣爲盜卽今潛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李敷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卽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

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兵移於惠州。江西之兵移於龍南。又行約會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省。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烈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溪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羣賊首。聞知湖廣集兵將到。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險。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羣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剿。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城所輕。必資湖

廣士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尙遠，雖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旣失勢，始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及近奉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各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剿。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鴛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繼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兵，引齋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鴛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旣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崗、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旣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營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瞻顧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取石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敕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效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醜虺，靖地方。如或怠忽乖繆，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卽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乾字管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

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扒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房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箭營是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內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仗違者。照軍法治。內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託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乞衆降。恐有奸謀。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宦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斬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人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卽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埔。復從中大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牯腦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郝文知府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均。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敷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峯。分兵搜狐狸坑。進船廠。分兵搜李家坑。屯隱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郝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齋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胡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

郡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昫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拗陰木潭。會左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駿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峯。過鉛廠。破苦竹坑。剿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駿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密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躡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拗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李敷守備鄭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羊牯。躡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鳥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乃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

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敷守備郟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齋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鰲坑箸坑赤坑觀音山庵場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池遍搜東桃坑山源竹塢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嚙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箇穩下會同守備郟文併謀協力搜剿稽蕪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卽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猷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剿稽蕪黃雀拗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參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隘路若使郁文季敷等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溪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旣振然後分兵四剿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絕窄小之寇反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各哨官兵皆者季敷等後期不進則左溪橫水賊巢根本腹心之



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節之際。姑令戴罪剿絕。以贖前辜。爲此仰抄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剿。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瀾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違誤軍令。具存困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搜剿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爲羣。設柵阻險。復爲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下上險阻。疲困已極。兼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辯。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噍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卽遵照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稟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剿。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天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

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爲此牌差千戶高睿齋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遊劫殆遍。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剿。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剿。仗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於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卽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摘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抄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求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卽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

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日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承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剿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奉勅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爲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効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讎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過新民人等牛具田種尙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奏報。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况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羣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甞。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剿之兵。若農夫之耘耨。庶幾盜賊之種。如黃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批呈繳。

###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市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 告諭涸頭巢賊（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此慨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

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辛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與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銀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進剿泃賊方略

照後撫屬龍川縣地名泃頭。積年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剿。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匪師未幾。四出劫掠。近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甘。若不趁時計剿。地方何以寧謐。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卽行該府知府陳祥遠將合用糧餉等項。一而從長議處。一面卽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剋期進剿。仍行先取知因。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泃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剋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醜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剿牌（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泃頭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趁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道已先密切分佈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效生員陳經世新民盧遠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搗中泃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魚并老人葉

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太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均巢中村巢直搗上泘大巢指揮姚  
繼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  
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溪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搗下泘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  
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均巢直搗中泘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  
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哨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泘大巢知府季毅兵從信  
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巡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  
鄭文監督指揮姚聰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  
從冷水逕直搗下泘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  
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剿  
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奏繳及造查冊一本送完  
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看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爲兼之持守能謹辦事以勤近因本  
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况汀州所屬多係  
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爲保障縱有微疾不便起居卽其才能豈妨臥治仰該  
府卽行本官不妨養疾仍舊管事安心職務務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費。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尙。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願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爲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敕死不贖。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通。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善。以勵末俗。毋得違錯。

### 禁約權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奉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鷄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捏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願。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旣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岡。遠鄉者必有不濡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姦緣頂冒。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剿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簡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戢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則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匍來。

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并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出地耕種。并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搆害。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剿從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扇惑。地方何時寧靜。本當拏究爲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爲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卽將投城居民諭以前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剿。居民素懷仇隙。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剿。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省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農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面從心異。外託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後何及。

###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衣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

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拜措。送過繳牌。

# 王文成公全書

## 卷十七

### 別錄九 公移

#### 公移二（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勅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祕等并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作筭。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貯庫錢糧。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卽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勸國難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德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逃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輒進本職自顧軍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筵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着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經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可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况地方之責亦非本職原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久此再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除具奏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爲此咨貴院煩爲選取饒勇精壯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略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晝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

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使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吏。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中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卽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惜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畫策。保守士官員切責。而臣子効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遠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警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



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並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無違錯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六月二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合行獎勞以勵人心爲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卽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犒賞被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而起調驍勇精兵固守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億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

選委謀勇膽略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爲此仰通判楊昉。卽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倬等。計議攻守方略。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卽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効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疎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郡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郡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尙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齋。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卽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尙聞愚昧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尙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旣著。卽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讎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尙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卽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剿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且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况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剿并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朝廷根本重地今寧王謀逆搆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命行勘前事卽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爲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况今奉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窟。聽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運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者裝載軍船。未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兌運。節奏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兌軍淮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申稱。爲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賊罰等銀。并京庫等銀。及將兌淮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准行。爲此仰府官吏。卽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兌軍淮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兩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卽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齊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迥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卽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典刑胡堯元童琦。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總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

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剿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

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滅族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僥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而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尙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圍者有之出入府庫連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卽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尙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尙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齋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繙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七月二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

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合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闕。行委僞官萬銳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銃礮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悼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埋葬。爲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啓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內開。煩念南京根本重地。宗廟陵寢所在。作急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粘踪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煩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寧之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勅前往福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寧府謀反。遂返吉安住筭。看係謀危宗社重情。隨即具題。并行吉安贛州等府起調官兵。俟豐南發。及咨南京兵部并巡撫應天都御史李。煩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旁檄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



互爲犄角。本院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去後，據本院爪探人役回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唐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即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爪探，叛首向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即隨備咨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爲選取驍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筮程前來，共勤國難。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倬等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官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士兵曾受寧王贓物，私許助謀効力。今調各兵本以爲國除害，惟恐返爲民害，不無有誤大事。擬合停止，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爲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

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令分兵剿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叅拏究治。

###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暄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靈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

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略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全程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齋該道仰抄案回司即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省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嚮太平之福毋得分外爲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釋放投首牌

據吳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寧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許令脅從新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今聞各地方居民不體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剿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綁拿重究姑且再行誠諭爲此牌仰寧州知州汪憲探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否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即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衆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剿滅俱毋違錯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

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寶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况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况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尙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卽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請送回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牌官吏各俱依准俟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筭付內開會同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之數亦或尙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嬪係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

分擅爲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住筭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筭仰本司各該官吏照依筭付內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憑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等情云云本職將寧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欽差提督叢書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頗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効一籌不過往返途遠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問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筭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遵難憑據况係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叢書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

調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爵伯朱  
手本開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  
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查備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  
黨有無奔潰及會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  
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即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  
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兵快擒斬功次見該  
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報。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  
返恐致疎虞。及違誤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其揭帖各另回覆外。  
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  
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  
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託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贈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  
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十月初九日）

照得常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  
興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

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禮部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千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謾。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闕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師無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死無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

而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劄。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頰。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頓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撻。各安受爾命。寧奈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觀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



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卽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既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尙有欲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疑遲。未卽出投。續該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卽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誑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拏究問外。仰按察司抄俸回司。卽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讎。羅織誣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卽赴院告理。以憑拏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允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允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等因。此亦深觀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日擊貧民之疾苦。不能救坐。視徵

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恆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常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苦。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况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溯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尙堪腹削。一時忍痛。

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讎家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寧賊驅脅者。一概釋而不問。况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爲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船折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詣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

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積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讎。搜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戾。惻然尙不忍見。豈見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商路。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各該地方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尙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卽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誠

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知縣祝鰲申。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略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遇難復留。以盡報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本甚老。已經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禮起送還鄉。仍備行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擇。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

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旣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常職奉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卽行泉州府。措辦羊酒禮幣。齎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齊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相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

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賚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作。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

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旣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越後酌酒自罰。約正副成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中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旣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旣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盡其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堯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爲此仰府官吏卽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述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夏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儘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算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內除十里逃絕止有一百零六年分每糧一石算一分人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辦銀兩分爲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三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擊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卽行該縣永永查照

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照寧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常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使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刊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拏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山類報查考。

###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費增添。蓋增一縣。卽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固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 議處官吏風俗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衙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賊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旣富方穀。庶民在官。祿

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貧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咨六部仲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潛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夙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讎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

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讎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兇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讎。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常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論。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何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

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敦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

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爲保身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水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俗風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卽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容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課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所議造冊永永遠守施行繳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寧都縣申看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剿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寧藩竟死勤事况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卽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住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尙未編查若遽行擒剿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迪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卽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柳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尙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中泄。斷理或懲或戒。使爾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外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尙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

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蓋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糴不常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猖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雛爾輩縱頑梗克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齏粉爾輩如機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悖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旣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評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

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  
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  
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頽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緝理經畫大略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  
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陳瓚上緊  
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諭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差徭  
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  
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爲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  
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况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  
子彼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亦爲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  
縣分割都岡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卽仰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具由申請卽行擒拏治以  
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略平所漏無  
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卽行振旅而還就將所擒叛賊通行牢固綁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

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今差參隨官。詹明賚執各官原領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卽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旣効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旣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每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橫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旣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救多頑梗。若賑給

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即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即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使。

###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辦去後。今照冀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司辦無干礙。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瘡痍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常德府速將舉人冀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奸人知事久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士習不爲無補矣。

###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旣無以爲家。死復無以爲殮。寡妻弱妾。旅櫬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恆情。該司議欲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惻廉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堯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堯。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脩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勘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李素喪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時所呈。量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勘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司卽行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置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誼之美。以爲風俗之勸。繳。

